

逍遙園集選目錄

第十四卷文類四

記七首

開州奎星閣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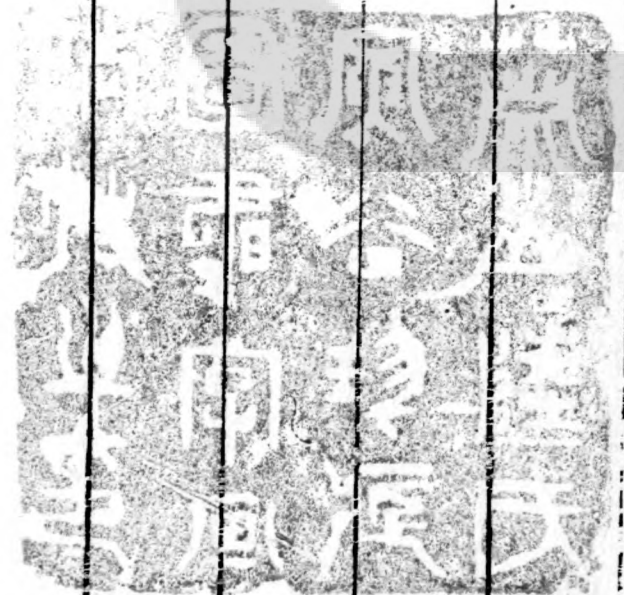
重修學岡記

雙井村新建泰山行宮記

重修蘧伯玉祠記

知息堂記

紅門互市記



東明縣修護城隍記

碑三首

軍民志感碑

郡守姚公去思碑

長垣縣胡侯去思碑

穆考功道遠園集選卷之十四

門人文濟李民質

魏郡敬甫穆文熙著 門人德嚴崔邦亮

關中子興南師仲選 古吳敬中申用懋校

子仲裕穆光胤梓

文類四

記七首

開州奎星閣記

開州古澶淵郡也澶在燕趙河魏間最稱文獻

往代姑母論矣其在我朝成化弘治時則有  
同登鄉書者五同登甲第者四兩都八座分居  
者二而史館臺省部署之員蒸蒸然趾相接也  
迺嘉靖壬戌以來俄焉不振諸士挾筴而試於  
鄉及赴南宮者人人自以為丁厄運咸垂首不  
前而客之過開者率掉臂不顧目之為虛境矣  
豈特非復向之文獻已乎幸未秋潘君來睹其  
哀嘆之曰開猶夫昔而乃人文凋敝若此此必  
地形虧缺使然吾其為若任之乃請於郡守五

公王公素精形家學乃蒞開省視指顧東南隅  
以為空而無靠氣散止當作雄樓鎮之則風氣  
停蓄人文由此不匱矣於是潘君奉其言乃鳩  
衆築基可尋丈而上建閣五楹高五丈餘名曰  
奎星閣工約財省不逾時而完登之則飛棟絕  
雲簷牙挂斗沙麓平丘之勝衡漳依浮之險宛  
在目中而下視鬻庠振乎如腋生兩翼特起層  
霄之上而觀者不覺其翹首矣乃是歲癸酉登  
鄉試者遂二人餘皆驤首欲前而建閣之功稍

稍見之於是諸士子咸走余乞記其事余乃未  
有以應也或者乃進而請曰鬻官果何藉於閣  
而閣又何取義於奎乃文運固大係之乎余曰  
鬻之東南巽方也利用高故宜閣而奎者五星  
焜耀昭回璿璧蓋文明之象也故閣以承之義  
取幽讚焉耳問者曰開之前固未聞有閣奎者  
亦何盛也且不閣不奎固終於今日之開乎而  
他邑庠又何以不閣也余曰風氣之在天地猶  
江河之在地中然江河有時而變故疏濬者必

當更因其勢而導之不必循其故焉然則前此  
而開固未變之江河也安所用增而其後則有  
江河潰決之患夫亦治之而增所未備已耳可  
得與他庠例乎曰若是則文運之興皆由風氣  
人事固不與乎余曰風氣人事原自表裏古有  
神道設教之意大將作氣之法此可以觀矣昔  
田單圍於即墨城危卒困頓不起乃以一卒為  
神使之返走引還東嚮坐師事之每出約束必  
稱神師而即墨之衆遂蹶然振起聲動天地夷

殺燕將復其故地又淮陰侯與趙戰佯走水上  
軍趙空壁逐之而漢軍預持赤幟從旁馳入拔  
趙幟插漢幟而水上軍以為漢以得趙遂人人  
自奮一戰而成泝水之捷夫即墨之卒非果神  
也而齊人惟心以為神則其氣自生赤幟之插  
未必能敗趙也而漢軍望見赤幟者則其神自  
倍此所以能成報燕下趙之功而兩將之名並  
雄於千古也已然則是閣未建之先人皆隳阻  
其心一旦作而振之則亦即墨之神卒趙壁之  
赤幟者耳而衆心踴躍咸思求進人文之盛詎  
不由此乎知此則可謂風氣自風氣而果無與  
於人事也哉問者曰子論風氣人文可謂大備  
矣余即述之以記

重修學岡記

按垣志邑北十里許有岡為孔子與四賢言志  
之所平野望之岡勢隆崇草樹鬱葱起伏蜿蜒  
如山林狀其上祠宇肇自元宋間而鍾侯崇武  
因而修舉其所未備釋奠其中蓋始儼然為俎

豆之所矣自鍾侯迄今復二十餘歲祠宇漸就  
頽圯幸未歲新安胡侯蒞茲土以春秋將事迺  
指顧之云是岡在邑之良位為後山而又先師  
與四子言志於此豈非茲邑之名勝乎烏頽而  
不舉若此也第余方有事於學宮工未竣竣則  
將以次及之迨明年而學宮告竣乃遂從事於  
此而益弘大其祠宇增飾其廊廡費不及帑後  
不動衆僅逾一時而厥工告成視鍾侯之作又  
赫然改觀矣乃胡侯則遺書於余求為記其事

余為之言曰崇岡巨巘表列往事者在在有之  
然當事者不有以隆重而號詔於人則人皆平  
地視之猶之枹鼓縣而弗聲人無由而動聽赤  
幟仆而不樹人無由而聳觀亦奚取於往蹟為  
也故人有謂叢臺頽而劍客鮮易水涸而慷慨  
悲歌之士亦與之而澌滅其意亦猶是耳乃茲  
學岡祠於宋元僅存遺址葺於鍾侯者亦且廢  
壞胡侯顧從而弘大增飾之則有以隆重其事  
而以聖賢之志號詔於人是聲其枹鼓而樹之

赤幟者也吾意嗣是而人之登是岡者觀望既  
新志意斯奮必皆仰而思俯而嘆曰吾日處聖  
賢言志之所而不自知也吾漫然學聖賢之學  
而不知以志其志也由是而思及於四郊多壘  
疆場有烽燧之虞則以志由之志而去其不讓  
思及於閭閻告匱黎民有阻急之變則以志求  
之志更進於赤之禮樂思及於春風沂水童冠  
詠歸之樂則又匪徒託諸空言必期見於行事  
熙熙然天地與游而萬物同春茲又所以志點

之志而人不得以謂之狂馬而已矣凡此皆胡  
侯葺是岡之所風也其為功不既溥乎或者乃  
云侯所修學宮雄麗甲於魏郡而飛閣奠其後  
高入雲表其所以孕秀儲祥敷文崇教者更僕  
莫悉則學岡者才千百之一焉耳烏用以此多  
侯余曰學宮為崇報之地同於天下者也而侍  
坐論志如茲岡者惟蒲邑獨有之故以其所同  
者風人人或汎然以視之而持其所獨者以彰  
化則人之感動奮發庶幾尤為易易耳知此而



胡侯學岡之修其於學宮愈益有裨益也工始於某時終於某時侯名宥字某號金峯辛未進士徽州之休寧人

雙井村新建泰山行宮記

雙井村舊無泰山行宮有泰山行宮則自今日始其為制也大殿三楹前承以抱厦旁列兩廡置十王重簷畫拱制極輪奐屹然為此方之巨觀工肇於萬曆元年某月成於三年某月而終始其事者則信士王勇也梁子來孟以其家是

村故嘗邀余往遊之而因訊余以泰山神之由余曰山之最大者其神必靈泰山為五嶽雄長故其神亦雄於五嶽者理也曰然則奚有所謂行宮余曰泰山亘東土而其神則周遊八極無所不至人意其所至乃為宮承之譬之達官然所在為齋署也所經為傳舍也行宮者其即傳舍之謂乎曰然則奚為而祀行宮余曰凡人以為遠於泰山祀之而不得故立為行宮祀之蓋冀之以獲福免禍而君子則因而崇之以誘人於

善者也曰然則福果可以祀神而得禍可以祀神而免乎余曰神人一理也人之所予神必福之人所不予神必譴之故毀淫祠者不見蒙顯禍而崇佛法老子者乃不旋踵而亡國由此觀之禍福惟人所自招耳神之祀與不祀無與也曰然則君子奚為因之而誘人於善余曰人情有所畏則為善無所畏則遂肆而莫之檢故聞雷霆之聲者必自脛省其念而覩洪濤之險者未有不震懾其心刻木為吏非吏也而期不對

畫地為牢非牢也而期不入土木而衣冠之咸望之而致欽貴人搔首而行於市則人不讓道焉由此言之則善念以觸而興以不觸而泯者人情大抵然矣故君子有見於此衆以為事神獲福則因而成之衆以為慢神得禍則因而懼之此孔子之所以不廢獵較也而人之自非性惡如辛暴戾若跖者惡能不於此而有所警惕也哉警惕則善心興而惡念遠皆君子因而誘之之功也古有神道設教殆此之謂與梁子來

孟曰君談祀神之說備矣然則君子之於善惡則如之何曰君子之心所畏者惟天而已天者理而已故理所可為即奮然為之而非以徼福理所不可為即斷然已之而非以逃禍人之操行不軌而終身富厚者吾無羨焉吾之公正發憤而遇禍災者吾自甘之處暗室屋漏之中而不以生怠過琳宮梵宇之內而不以增檢以心為神而不以神為神以理為祀而不以祀為祀其所見如斯而已矣而不知其他也曰然則奚

為之記曰此亦竊附於君子誘人之遺意也使賢愚者過而見之其必俱有所感矣梁子輟然曰君談神人之理異甚吾得聞所未聞此豈惟足以詔吾鄉人方今淫祀大興佛屠宮觀滿天下吾欲揭之五嶽之顛未能也乃姑礮石而鐫之詞焉不徒為紀歲月而已

重修蘧伯玉祠記

蒲之南計十里許有蘧伯玉塚、前有祠人謂之蘧公祠云祠有像有廊廡春秋有祀蓋其來

舊矣而摧挫於風雨剝落於鳥鼠久之祠像傾圮廊廡荒廢靡蕪盈堦苔榛披徑牧人樵豎時或跳嘯其間靡知所以憚禮之而縉紳學士則咸用慨嘆焉而苦於弗能葺之也某年屬某君丞於蒲往謁其祠而因以過余因謂余曰茲祠乃衛之所謂賢人君子者也可荒穢不飭如此哉吾第為君修之於是廼捐俸廼計工廼掄材廼具鍾畚躬往督之自某時及某時僅越某時而祠像之傾圮者整廊廡之荒廢者飭靡蕪剪

苔榛闢風雨除鳥鼠去蒐如奕如而牧人樵豎無不望之而驚且走者祠於是乎改觀矣凡既備君又作室其隅扁曰習靜乃復招余而問曰君子祠其人則當知其行事之跡顧伯王之跡吾之所未解者有三事焉是必有意義存其間而不可以淺近測者也子衛人也必詳之矣盍為我解之夫以伯王之在衛職列大夫不為不崇而衛之國事宜未可脫然不加意也然方孫林父之逐君逆節之萌也及甯喜以父命復欲

返之者招亂之道也而伯玉俱未見其固止之  
皆從近關而出食祿於人者可如此乎余應之  
曰衛之有孫甯如魯之有三家齊之有崔杼權  
有所歸也凌逼之勢其所由来非一日也大夫  
惡得而止之也而其俱由近關而出者遠害之  
道正孔子之所謂無道卷而懷之之謂也曰伯  
玉之賢史鮪嘗薦之矣雖以南子婦人猶知之  
然一無所見其施為而無裨於衛之存亡何也  
曰知之而弗用也知之而弗用雖孔子且無如

魯何矣矧伯玉乎曰若然則伯玉竟無功於衛  
矣乃食衛之報於今者何也曰玉在山珠在淵  
雖未剖而見用而石潤澤媚當自莫掩故伯玉  
在衛雖終於不試而衛有伯玉足為衛重善乎  
季札之言曰衛有君子未足患也茲可觀以伯  
玉之大有功於衛矣曰薦賢為國者大夫之責  
也伯玉固身其責者也然孔子以大聖人之德  
而問陳於衛絕糧於陳豈伯玉之未有所薦與  
抑薦之而有所不行與然以子皙濮上之遇而

激於託色託言之數語即能引伍胥蠶黃之奔  
走以悟楚子俾之立返子皙委以政柄則其薦  
又何行於楚也曰伯玉之於孔子惡得而不薦  
之顧其說有行有不行者此楚之所以成伯而  
衛之所以奚而不喪也於伯玉奚尤哉於是某  
君揖余而言曰君果詳於伯玉哉吾今而後知  
所以學為伯玉也因命余紀其事而併述其問  
對之辭如左

知息堂記

方余居選部時適劉君右丞以復除投謁余余  
與之語知其人博雅通方者流也已而右丞補  
東藩魯卽行比余解綬歸里中而劉君乃以  
王令走都下因過余時友人東泉石君亦在里  
中劉君因併過之相與共為二日之飲驩甚劉  
君自道倦游欲上書乞閑余兩人察劉君意真  
誠相與贊其事而劉君竟以此乞閑迨他日劉  
君乃致書於余兩人謝曰人生之事莫大於進  
退故有以進退語人者則人咸與其進而諱言

其退乃公則獨贊余退是即所謂挾珍鳥之籠  
而解麋鹿之絆者也出於時俗之交情萬萬矣  
然人之進退生死為事等倫公能為我決進退  
豈不能為我言生死乎余有所營生藏一區中  
有堂額以知息公其為余記之余復訊其所以  
為知息者劉君曰昔者子貢願息夫子以無息  
告之而終之曰望其壙畢如也墳如也鬲如也  
此則知所息矣子貢復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  
小人休焉然則余為生藏而堂以知息名蓋竊

附其意於此矣余曰達哉劉君可以語知命君  
子矣昔人有言曰我生豈不有命在天夫命果  
在矣則稟之而短耶固非諱之所能長抑長耶  
亦非不諱所能短人能不諱所不可諱而委命  
於大化則其心達達則逸即不幸而短所謂莊  
生之殤子非夭者也或有不知其不可而以此  
為諱言而墮牛山之淚賦朝露之歌者則其心  
惑惑則勞即幸而長所謂莊生之彭喬非壽者  
也故在晉吾有得於二人焉嵇叔夜著養生論

而述所為壽命之理若清虛靜泰少思寡慾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不顧而又欲蒸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五絃庶可與羨門王喬爭年此其說非不精也然而竟不免於中年之難至若劉伯倫荷鍤自隨而曰死便埋我浮萍世事而螺蠃二豪至以天地為一朝萬物為須臾茲可為玩弄造化而忘情生死者矣然而伯倫竟以壽終是何其求生者未必生而求死者不得死也母亦生

死之機固有以司之叔夜感而伯倫達終有不  
得而移易之者矣茲觀右丞知息堂之建非所謂伯倫荷鍤之見也耶右丞自建知息堂以來越有年歲而神彩益茂綿遠益不可量乃日挈其友人共酣歌於藏中或偃仰其上經宿而後去或攀松楸而浩歌及自為輓歌而曰我顧願息乃造物故久以苦我也此非所謂求死不得者耶余故曰達哉劉君可以語知命君子矣夫劉伯倫河南人而右丞亦河南人劉姓豈其苗



道遠園集選 卷之十四 十一  
三百十二  
裔耶而何其見之同也

紅門互市記

隆慶龍飛之五載大亨慶成諸禮俱成舞干羽  
於兩階百蠻率服號稱極治獨北虜奄荅素黠  
悍逆命橫行於雲中上谷之間者迨五六十歲  
頃復以叛人趙全等為鄉道陷山西之石州驅  
數十萬子女而去 國家罪其邊吏日事戒嚴  
會虜酋子把漢那吉者忽以內訌奔入雲中老  
酋隨城下日號呼求之不去撫臣方王二公欲

遂持之以繫老酋乃疏請顯重那吉那吉懷我  
德愈不去於是老酋號呼愈急乃坐墻下不歸  
乞受冠帶為臣子 國家賞勞之封順義王許  
以馬市中國金幣比於嘉靖中故事碩夷夏久  
不相通開市之始人所觀望老酋覘知如此乃  
固要與司道相見訂馬幣之數而先是雲中上  
谷之間俱辟匿不與見徒增之金幣至數十萬  
如老酋約計得破竹而下謂人必無敢見已者  
可惟其所欲矣乃山西市場在岢嵐水泉堡堡

迫邊其外數里為紅門首陳兵其間固要司道  
相見時岢嵐兵備為蔡公可賢公先守太原大  
著聲名繼遷霸州愈益練習兵事故當事廉其  
才令之移屯岢嵐當紅門互市事市之日老酋  
坐紅門毳帳中令故總兵田世威往來要約相  
見蔡公乃私計曰虜亦有人心又內附之初相  
見何妨且子儀懷恩不有故事乎但彼以相見  
難我我且以不見難之相持至日吳世威驚惶  
至致虜言曰兵備能來見則與面訂幣數不能

見則歲增我幣三十萬見在此時不見亦在此  
時我且去矣於是互市兵吏相顧無人色公拂  
鬚曰乃公固欲一見之即命開塞門單輿絳袍  
馳之虜帳虜先期所伏甲馬伺公至皆環衛之  
露刃相睨公佯若不之見入帳令舌人通意與  
虜王手揖虜王亦手揖虜王羶坐西向公倚坐  
東向成禮虜令人致公曰我固誠心與中國和  
好願他鎮皆疑我不與見曾不念我帶兒子親  
戚至此非為亂者也我是以重與索幣公茲獨

不疑我我心感之凡交易一惟命是遵蔡公之  
時抑又何言公舉手謝虜亦謝已乃命具酒令  
小虜跪行金盃先公公飲之次傳虜王人一飲  
盃盡復酌至數盃虜大歡起立帳中握公手公  
亦握其手而 朝廷所賜虜王燕在堡內厨人  
請虜王赴燕虜王乃與其闕氏胡舞數十人來  
赴燕公復請為主人飲虜王酒虜束於禮法罷  
極復公曰公休矣余得與諸兒女使共強飲食  
矣公嘆而還命大張中國鼓樂陳角抵諸戲以

示其盛虜酋人人醉飽稽首黃屋歡聲而去次  
日交易牽馬入市挹幣而出平價如市井然畧  
不聞爭鬪聲計一歲所費止可三萬金較雲中  
上谷所費才十一耳故山西至今遂為定額二  
十年所省殆不貲哉蓋虜王初意不謂公出乃  
故邀之公初意即欲出乃故遲之比出而虜王  
奪氣故交易惟吾所命得十倍之省而虜王歸  
謂其部落曰嗟乎蔡公真異人使我畏且感之  
若雲中上谷等鎮但鳴鞭恐喝之即可大得意

也市已虜去督府馳檄賞之曰聞足下所以款虜王者即子儀之單騎見虜富鄭公却獻納二字不啻也此何止為國家歲省數十萬幣而吾首事之人亦不至蹈啓釁之罪伏斧質

北闕下矣均之利賴非淺鮮也久之八鎮咸詣謝督府督府獨揖蔡公令材官布席特再拜之蔡公固辭避衆人中自言無功督府悉其意遂不拜而終席所言皆紅門事七道引首聽之自稱曰主臣主臣公既歸私第意甚不憚其後官

訊之曰今日督府所為相勞者至矣獨柰何不受其拜又不憚乎蔡公解之曰我與諸鎮同職事而諸鎮皆不見虜大費我獨見之大省雖督府不言諸鎮固已心忤而乃又拜之則不拜者何堪不堪則生妬妬則毒心生三人且成虎况倍之者乎我辟死非辟拜也其後官聽之皆凜凜由是不旬日而聲聞於都下無不欲識蔡公面而相府暨主爵部皆擬挈開府授之乃未幾果以妬媚生姦又未幾而羣言如蝟公遂投

牒乞休矣公既休而代者至明歲適互市虜酋  
復請相見代者不知蔡公之見出不意也可一  
而不可再也乃率然見之遂大困為中國恥竟  
被夕郎論罷之今諸鎮俱以見虜為口實而徒  
增歲幣以為虜性無常即蔡公在或未可再見  
之蔡公聞之笑曰虜先見我出意外必不欲再  
見若不待其請而我先請又使間諜微示以不  
可見我之狀則虜必疑而請辭即不得已而見  
則鄭袖在旁張儀何懼於楚鵠門有一項伯在

即喑啞叱咤之雄亦安所用之蓋策士隨機應  
務不拘一隅總之皆有制人而不制於人者也  
由是疑者皆稱善而蔡公之功其去後益彰彰  
矣故穆子感之為紀其始末若曰李牧雖去趙  
而備代之功不可掩馬文淵以蕙苾賈讒至今  
頌其功不衰事固有久而自明者而成敗不足  
以論人矣則蔡公之謂與公在市場中輕裘緩  
帶與虜相狎其闕氏貽公酒公貽之金幣交好  
之頌謂將吏曰此陳平所藉以解白登之圍者

也若曹其識之公因為塞下曲十首其中有寵  
冠穹廬第一流自矜嬌小不知愁誰知黑水陰  
山外別有胡姬嘆白頭詩意大佳余為和章云  
勒石燕然事總非何如杯酒解兵威秋風不動  
牙旗影笑指胡奴汗漫歸少小胡姬學漢妝滿  
身貂錦壓明當金鞭嬌踏桃花馬共逐單于入  
市場因併紀之令讀者想見公之後容云又方  
互市之夜忽萬馬犇嘶金笳交響掠城而南聲  
傳至公卧内公堅卧不起諸將領俱輒張偏袒

詣公求死之公於卧内徐語之曰我觀虜不宜  
作變此必有他故死何為乎少時乃定羽人偵  
報曰緣一馬風逸群馬犇之乃爾公笑曰我固  
知虜之果無變也由是諸將領俱惶愧偏袒而  
出愈服公之知兵也公昔罷時方壯歲裘馬翩  
翩蹋踔度曲多少年之戲今年近知命一袍不  
蔽膝乃其見聞廣博閱歷精深則殆不可窮以  
辨詰馬客有調之者曰蔡郎去文存質居然老  
成之器殆所謂鉄劍利而倡優拙者乎若此時

而復當紅門之後必不至取忌招嫌如前日也  
蔡公深以客之言為然余乃為紀其始末如此

東明縣修護城隍記

按漢書河決酸棗東潰金隄又決於瓠子東注  
鉅野於是武帝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之輒  
復壞蓋河菑衍溢暴虐中國非一日矣我東明  
去金隄鉅野皆伊邇而丁亥之秋河決於黃岡  
下注長垣大石口經毛家潭直薄我明城下一  
盱夕之間水深丈餘隍滿溢入城城四門皆封

土障之市民各架木為巢鳥集其上作筏門外  
裹糧以待漂泊乃邑侯朱公乘城行水惶懼不  
知所為沉牲醢酒磬折水次為文投之語極懇  
切須臾水平城乃得完士民鼓舞有若更生則  
其不為魚鱉者亦幾希耳侯乃具牒當路極言  
河害狀當路者復上之 天子於是 天子惻  
然恫念勅所司議弭患之策時值東泉石公為  
大司空公東明人素習河患乃條奏甚悉  
天子益用念之乃特命科臣常公親往閱之曰

汝其欽厥事勿苦吾十萬赤子為也公奉命歷河決處及吾邑城下與監司侯公曲為計畫初議沿河築隄苦煩費難就乃遂議修護城隄城故有隄年久崩圻半皆缺陷又時值久旱民艱食皆救死扶傷不任挿畚 上發內帑金若干兩遙授方畧令招集貧民厚給廩餼默寓救荒之政故僮仆悉起揀度築削不鼓而勸侯又朝暮巡行指顧招呼拮据盡瘁其制則高者仍之而補益其下者於故土無損而增益其新

者闊可二丈而高可丈餘蓋量水之所及與夫水力之橫衝者足以勝之而已矣又有水自西北經城下湍湔足敗隄乃於隄外鑿一渠以引其水橋其北若玉帶然遂名之越兩月而隄成車馬交行其上碎碎屹屹計水再至必且不能衝越而邑民從此獲又安矣於是科臣覈其工既速且堅疏之於 上得稱旨勅吏部紀諸司功是役也奉命者常公工科都給事中總攝者侯公大名兵備分理其事者李公大名通判而



專理其事者則邑侯朱公工始於本年某月日  
竣於某月日蓋僅兩月云於是邑之父老謀紀  
石志功而丐文於穆子穆子昔坐圍城之中而  
目睹鴻水之變今行新隄之上而躬享平成之  
安文曷容已乃作記而併系之以詩蓋上述  
主上之憂以賡匏子之咏下布所司之勞以續  
河渠之書其負薪以塞宣房者余則不敢自附  
於子長也其詩云昔元光兮匏子決走中原兮  
大伾裂漢主憂兮沉白馬臨水次兮瀉玉笋百

僚從兮意皇皇共負薪兮築宣房築未幾兮旋  
復作沒民田兮吞城郭歷代相沿兮鮮奇策禱  
陽侯兮婚河伯唾千載兮空嘖嘖及皇代兮  
川效靈兩澄清兮符聖明乃丁亥兮復作患  
厯蒲城兮薄吾縣鼃鼃吼兮蛟龍戰萬家號兮  
滄桑變令尹睹此兮不勝憂填邑門兮成高丘  
蹇長菱兮引中流哭河伯兮泣陽侯須臾水平  
兮下城腰東入河兮殺飛濤人呼令尹兮為神  
君迴狂瀾兮轉河汾遂有尺書兮達辰極

道通園集遺 卷之十四 三十四  
天子聞之兮慶惻惻下所司兮命重臣躬省閱  
兮臨巨津擬議定兮修故隄以功佃食兮插畚  
齊食既足兮延其命乃赴工兮率相競工之竣  
兮越二月高且廣兮復屹屹科臣返奏兮  
上霽色論功次兮待崇陟茲立石兮志溝洫

碑三首

軍民志感碑

國家之政惟鹽筴轉運為最鉅其立政之初未  
有不善但其時移勢改權宜假借勢重難返遂

成積蠹時窮則變變則通此非有達變之才屠  
可為之位者不足以任之也而軍民志感之碑  
所由起矣其事詳具二題疏內不具述姑述其  
大都蓋謂開封歸德原係山東行鹽方所至成  
化間始改隸山西河東其鹽價歲費三十餘萬  
而鹽味苦惡商人復雜以硝礮故民棄置不用  
又倍價買山東長蘆之鹽食之而鬻販私行昏  
夜操戈虞有不測故河南巡撫袁公楊公山東  
巡撫李公科臣蕭公苗公陳公曲公御史王公

吳公劉公黃公俞公先後題 請欲將開歸鹽  
課分隸山東長蘆而大司農宋公部覆調停大  
宗伯沈公從史其間果遂所請道里既近鹽復  
適用民無私販之嫌道無稱兵之患而一時所  
省鹽金歲可三十餘萬云又歸德衛運船七十  
二隻原非正額祇因成化間暫為徐泗二衛代  
運相沿日久以致歸德軍餘駕運不前逃亡傷  
死歲以相藉復因漕運都御史楊公李公交章  
題 請欲行分散乃宋沈二公則又為題覆從

史德散之臨清各衛事體就便彼此均停而百  
年積困一旦若挈而去之矣夫鹽金三十餘萬  
二郡一歲之糧額也船每隻非數人不行計七  
十餘隻每歲可千人也由昔至今所費既已不  
貲由今徵後兩省亦何可量故民感其德咸曰  
徵吾公吾其死於追辦軍感其德咸曰徵吾公  
其死於駕運而連歲天災流行大河南北道殫  
相望人畜幾盡至厓 主上之憂發大倉粟出  
內帑金數萬賑之尚苦弗徧然而梁宋之間民

獨帖然反為河北就食之數者則以二事所省之利利之也凡人利之則感感則思思則欲其名譽同乎天壤而無救語曰鴻鵠將將貌之美者也故人歌之德義者行之美者也德義美故人樂之民之所歌樂美行德義也而二公則有之故曰鴻鵠將將惟民歌之然則歌之者固所以感之乎感之固所以碑之乎又碑之義有三一謂彰往窒弊之實塞水之源循而守之不欲其復決也一謂詔來守器不假重寄難還作事

慎始尤而勿效之也一謂備考覈甲令久而或湮爭端久而易起宿草尚滋困獸猶鬪此足操右券以責之也或曰人臣奉命而行者也茲非主上之惠乎余曰君之尊天也臣猶五官也天無為而五官率職故功自歸之而不見其功且河洛思禹粒食思稷胡獨不思堯耶惟不思堯而堯德始同天矣又曰人臣職業有在茲非大司農之專功乎余曰堯五官同心弼成唐治舜九官亮采底績虞廷故周公治陝以西而

有助於召南召公治陝以東而有資於周南事  
有相源職貴兼體古之大臣未有不然今沈宋  
二公職服大僚凡國家大政皆得與議又兩事  
之害目激尤審則其一推一輓以俾成功者在  
二公自有同心也故民之感之亦有同情矣碑  
成而屬員顛隆崇屹然嶽峙行者過之莫不仰而  
讀俯而嘆曰二公之罷此積弊者非以利其鄉  
人也去國家之蠹裕邊境之費也父老攘臂而  
誦功者非以私其鄉先達也欲反之於古道而

輔成仁義也均之為公心焉惟公可以感人惟  
公可以感於人今於茲碑見之足以風矣余生  
也晚無所交遊然獨於二公昔嘗有接鄰之譚  
見宋公凝定有神孤介絕俗能持大議有責育  
不可奪之守沈公文雅風神論議通朗若干尋  
大木牙然雲表而不受風塵之色蓋天生名世  
以上應五百之期而其弼亮 明主流澤海內  
者它時殆無紀極矣是碑特其一斑焉爾宋公  
名某字某己未科進士官戶部尚書沈公名某

字某乙丑科進士官禮部尚書其以鄉人之情  
來言碑事者則寶慶經歷丁君某也丁君無因  
以通於余而藉之滑臺耿中丞公中丞夙仰二  
公樂成盛事乃有此役而余小子不能辭矣

郡守姚公去思碑

在嘉靖甲子乙丑間鳳麓姚公來守吾大名郡  
歷四禩數以績登薦剡循良之譽高於一時乃  
忽以為郎事見中鑲羽而返金陵者迄今十餘  
歲云方公去名時名人咸涕泣如去其父母然

比前歲春公復來名給牒詣天官氏道過東明  
與余相見甚歡贈余以詩極道故舊之雅又逸  
邇經所舊遊赤子咸遮道迓公車不得行若重  
見其父母然留數日而公北上謁選得楚之某  
州倅次年晉蜀之嘉定守去名蓋在數千里外  
然民之望之恒不啻其目前故嘗有所建姚公  
生祠祠無記父老因乞余為之余既交深姚公  
則知姚公者莫余若也記之亦曷容辭竊惟思  
生於心心生於感感生於實惠之在人故河洛

思禹粒食思稷甘棠思召自古記之咸用是道也姚公居名久善政更僕難盡然事屬有司之常者不足以盡公亦不足以係人之思茲名人之所以繹思姚公者蓋自有大端焉方公之初莅名也諸務稍暇乃登城四顧慨然興嘆曰此故魏博郡也非河朔之名鎮乎北連幽薊則神京藉其拱護西帶衡漳則衝流之勢當其城下故梁唐夾河以戰室無完聚而瓠子一決漢世之民咸為魚鱉茲其所湏於堅城不甚急乎

獨柰何其頽毀若此也乃請於諸當事議大修之既得請而盡出官帑餘貲佐以廩餼贖鍰諸貲既具稍稍藉以民力伐石西山開陶河渚鍾菴雲合揀度雷動公又躬自持朴行築而扶其不勉者僅浹歲而城完其下為石石數重以上盡為磚石磚俱橫入數尺而後實之以土閣視昔相信可聯六輿高視昔加半幾五丈許敵樓墩鋪皆宏麗干霄畿以南蓋屹然金城矣城既完而公以次年去又二年為己巳而河水泛溢

城以外若平湖居民負土壅門久之水愈溢平  
臨睥睨諸司震惧人分必死賴城固水竟不能  
入瀾月而水落數十萬之民命完無一失而城  
南五里許為大名屬邑者遂決而為沼矣吁可  
痛哉方居民困於水時咸走呼曰姚公實生我  
向城時吾頗以為勞且費今取逸較勞挈益抵  
費可謂萬不相敵矣乃共起而議俎豆公實生  
祠之所由以起矣然此獨其所已試者而其所  
未試者則猶伏未之見昔子囊城郢傳謂其忠

於社稷故終楚之世賴之彼其所見者誠遠也  
方今皇圖金甌誠無可虞然安不忘危安斯可  
長治不忘亂治斯可久故曰城高五丈樓季不  
妄窺也重門擊柝盜賊不敢行也桑土備而民  
莫侮覆隍戒而苞桑繫此惟有識之君子能早  
辨之耳由此言之則公之繫思於他時者愈未  
艾也公名汝循字某號鳳麓嘉靖丙辰進士金  
陵人余既為之記而併系之以詩曰雄茲魏邦  
古稱三輔代有循良韓寇接武姚公來此歲且



再歷政成俗美仁澤滂濟民有餘閑官有餘貲  
乃議成城以壯邦基厥工告成望之言言大陸  
千里屹然巨藩已巳之歲水溢衡漳奔流城下  
沒及女牆人居圍城日虞漂泊嗟彼屬邑俄成  
大壑賴此堅城終始無潰水極則返家全噍類  
魏之冠裳以車以輿魏之士女爰笑爰語僉曰  
姚公再生我民恩侔慈父德擬青旻乃構祠屋  
肖像其中伏臘走謁以俎豆公祠成無紀乃為  
缺典父老屬余為公大闡余叨公治特浚於衆  
為公鋪寫何辭驚夢竊計公澤尚不止此有形  
之險無形之恃桑土既具陰雨何後丞鮮負塗  
野無龍鬪繫公之功百世不朽鑱之堅珉與城  
並久

長垣縣胡公去思碑

方余居長安里適胡侯初登第余見之於稠人  
中一語即知胡侯賢心雅重之已而侯謁選得  
長垣垣去吾明僅一舍故侯嘗以役至明至則  
必過余坐語移日余於是益覘知侯為博大長

者也而與侯最稱知己後五載而侯以高第徵去擢南侍御久之垣縉紳父老思侯不置乃函書丐余為記余既知侯則誼自不容諉矣按侯溫良有讓練習文法足知善御衆方其至垣視事三日而展謁學宮即慨然興嘆曰垣稱文獻而學校頽頹敝若此是守土者之責也於是計地量材自殿宇以及門堂齋廡無不重新之舊制明倫堂後地卑淺近衢路行人與諸生聲相和荅褻甚侯乃市居民地充拓之為起尊經閣

高極雲漢而黌舍改觀畿以南鮮其壯麗矣邑內舊濬下秋潦積其通衢人架木而行侯曰津尚可梁而衢顧可使之津乎乃集徒衆具挿畚取隙壤實之再越月而途完可容數軌邑人大便之邑公署鮮又圯不足以奉傳容侯於縣旁廢地創公署一所制極宏敞而其他若河內公書院若學堂岡若城槽若縣治若蘧公祠諸廢俱舉而其材則皆取諸修學之餘故役完而民不告勞垣有一士人為封丘人召獄非其罪封

丘令鷙悍人也偏護其民乃預於問所置數百人欲生劫士人去甘心焉侯初不為備及變起倉卒垣人環視者乃奮起而鬪封丘人士人竟得不去令計左愈益忿手裂其冠服棄車輿道上而去已乃為蜚語中侯聽者幾惑侯怡然不與之辯且為好書謝之而惑者亦解後封丘令以他事敗械繫過垣侯遣人送之境上併撫其家屬封丘令亦感激語人曰吾當為胡君愧死矣侯聞之復曰封丘初亦為其民何讐於余而

余顧敢讐為民者乎兩地人聞之無不服侯長者而益詈封丘令也垣多鄉大夫侯每服時則至其家相問勞詢以民間疾苦言當則采而行之不當則亦未嘗不數數稱善侯於吏治外凡伎藝靡不諳而尤精於堪輿岐黃之術故士人有墓地則躬為相視民人有疾疢則為之具藥餌居嘗短褐不蔽體與家人食脫粟飯不備魚肉至遇賓客則為具甚備於惡人未嘗不加譴責而每不忍以鷹擊毛摯為威於奸人未嘗不

發覺而不肯深文以求其陰過遠方有役人則  
俱求至垣其乘輅而過垣者皆欲望見侯人情  
翕然咸稱胡侯云嗟嗟史稱漢多良吏然品格  
亦自有不同者若趙廣漢尹翁歸嚴延年張敞  
之屬皆任刑罰喜刻削其初雖皆以起功名而  
其後則民不見思若王成黃霸朱邑鄭弘召信  
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見思廩廩庶幾德讓君子  
之遺風而榮號俱無已時乃知循良之吏不在  
彼而在此也然則垣人之思侯者其義亦猶是  
乎余是以為之記侯名宥字某號金峯辛未進  
士徽之休寧人

穆考功逍遙園集選卷之十四

通志

卷之四

三

